

婦女的將來
與
將來的婦女

明日叢書之一

婦女的將來
與
將來的婦女

by

Anthony M. Ludovici

張友松譯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28

180721

序

—— 諾門·海爾醫生的信 ——

路多維西惠鑒：

我讀了你著的婦女的將來與將來的婦女一書，非常愉快——這真是一部富有刺激性的小書啊。無論讀者是否同意於你的見解（我就有許多地方不贊成你的），這本小書總能使得他將他對於一切的評價再加考量，這也就是一本書所能盡的最高的職務了。

也許我是存着偏見的，不過你對於我們作醫生的所持的見解，在我看來，也未免太刻薄了。現在一般人爲了疾病付給醫生的錢多於他們爲了健康而付的錢，在這種愚蠢的情形之下，足以使人驚異的不是我們作醫生的毛病多，而是我們的毛病少。將來到了大衆頭腦清醒的時期，我們便將以保障人們的健康爲職業，得一筆雇用的酬金，到了那時候，我們縱或沒有更高尙的動機，單爲避免工作過多起見，也當設法防止疾病的發生，而不會僅圖減少疾病。現在我們也在極力這麼辦，雖然這足以減少我們的收入。

你勸人以母乳哺嬰兒，這是除了少數的歹人而外誰都贊成的，你說婦女在懷孕期內須用適當的食品，以減臨產時的痛苦，這種主張是我很感興趣的。我記得當初在產科醫院裏實習的時候，常是看見那些因蛋白尿病而受特別手術的病人大致都是臨產很容易的。這些病人的食品裏面，蛋白質的成分特別減少了，以你的主張的立腳點看來，這不是很重要的嗎？我以

後要繼續依你的見解從事研究，並且把結果告訴你。

你說『健全可愛的女子沒有配偶是不會快樂的』，這話我相信一點也不錯。雖然有些女子無偶而能快樂，却不能打破這個一般的定論——因為她們是例外的。

你還有一句話，我也希望你極力宣傳，使牠傳到地角天邊：『嚴格說起來，道德的不健全之非出自本願也不過和生理的不健全一樣』。我深信科學進步起來，前者必將常以後者為轉移的。

說到不適於生存，殺除嬰孩，和多妻制這幾點，你那直率的態度真是了不得，不過關於我那小小的問題——生育節制——我的見解是與你不同的。我們現在的所謂『人道主義』，結果只是將許多可以為適於生存的人們謀福利的金錢與人力耗費於那些無可救藥的不適於生存的人身上，養育那些根本不應該生出來的人。將來慈悲主義衰落了的時候，凡是剛生出來便顯然不及任何方面的最低標準的嬰孩，便

非將其殺掉不可^也；年紀稍大才發覺其不健全的人，便應消滅其生殖力（消滅生殖力而不妨礙其性的能力與享樂）。爲母親和孩子的幸福計，每兩次生育之間要施以暫時避孕的方法，使中間的期間最適當，並將生育限於一個相當的數目之內，斟酌情形，務使其最適合於各個家庭中個人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環境。

我們現在這種婚姻制度也非加以相當的改革不可，納妾制似乎很可以作一個解決的方法。我們現在自命爲行一夫一妻制，其實私通和淫亂的事到處都有，和娼妓是公然的，和『姘頭』是曖昧的。但是我們遲早總要揭去這個假面具，公然承認我們是多妻的。（有少數的男子是一妻的，少數的女子是一夫的，但是這都是例外。）不消說，與其使一半的女子佔有一個整個的丈夫，而其餘的女子則一點也沾不到，還不如讓每個女子都有半個丈夫而保有其尊嚴爲好，只要她願意就行了。

爲了這本書，你也許會要被大家指爲一個胆大妄言的夢想家，我也不免要受唆使與同謀

的指摘，不過那有什麼相干呢？總之，這本小書是足以使許多不用腦子的人們將他們對於一切的評價重新加以考量的。

你的老友，諾門•海爾。

西城哈雷街九十號。

目 次

序.....	I—VI
總論.....	1—22
婦女現在的境況(一).....	23—46
婦女現在的境況(二).....	47—72
婦女的將來.....	73—98
將來的婦女一.....	99—120

總 論

價值觀念支配科學

無論那個英國人只要睜開眼睜看一看，並且小心提防，不要事事視為當然，只要對於他的同胞們加以簡單的調查，便可以得到許多奇特的教訓。

從事觀察的人只須和他所遇見的男子，女子，和孩子們隨便交談幾句話。看一看他們的面孔——此外再不要別的，就可以使他知道他

所要知道的。他也無須對於人體的美存什麼很高的標準，便可以對於大多數人的容貌感覺失望；同時他只要具有一點初步的心理學和衛生學的知識，便可以從他們的行為和言語之中看出他們是非常厭煩，不健康，飲食不良的（這就是說，并非餓肚子，只是營養不良罷了。）

但是他所要注意的希奇事情之中最要緊的還是這一點——許多許多的人都是靠着各種人爲的方法幫助着生活的，而且他們過着這種生活都完全習慣了，絲毫也不會因此起什麼羞恥或擔憂的念頭。

譬如，男男女女——無論老少——常是戴着眼鏡走你面前過，你若喊他們一聲，他們便很高興很自負的從這種人爲的視官裏望着你。在人衆之中向別人說話，看他們笑，馬上就要看出他們的牙齒有一部分甚至全部都是壞的或假的。但是無論他們的牙齒是天然的或人造的，他們笑起來却是同樣的得意。無數的少年人和兒童的臉上，在他們的眼睛和眉毛一帶地方，都有些極小的，幾乎看不出來的疤

痕，這就表明他們出世的時候是用過接生器具的。此外還有無數的人雖則沒有留着這種痕跡，出世的時候却也是同樣不自然的。但是似乎誰也不以為意，誰也不考究這種時常發生的干涉天然生理功能的行為如何可以避免。到處都可以看見人們互相握手，很誠意的說他們自己『很好』，其實就在那說話的時候或是以前的幾天之中，他們的腸胃更是靠着某一種大登廣告的藥品幫助着而維持其功能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說自己很好，誰也不會覺得那是怎樣不確實的。

無數千萬的母親安然的用搖車推着小孩子，或是用手牽着走，可憐這些小孩，一個也不曾在人乳頭上吃過一口奶。他們所賴以哺育成人的都是些人造的食品，我們到處都可以看見許多廣告，提倡這類東西。但是無論這些作母親的人自己，或是這些孩子們，或是旁觀者，誰也不會想一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是否應該這樣安心，這樣得意，這樣漠不關心，而且顯然的自滿。

我們的五官四肢和牠們的功能差不多人人都有某一種缺陷，這種普遍的生活之表現是日常可以見到的，在我們這些人當中實在是毫不足奇，因此也就沒有人注意，誰也不說這是怪象，並且不消說，大家對於這種現象之普遍，似乎是一點也沒有担心或驚惶的表示。

我們日常用以輔助天生的功能的東西，比較不顯著一點的，還可以說出許多；不過我們所要討論的是一個普通的觀察者睜開眼睛張着耳朵到街頭巷尾去對於隨時隨地可以發現的現象加以注意，能夠得到一些什麼教訓，所以我們只要以顯著的事實為限就行了。

一切顯著的普遍現象一定是由於大家持相似的根本見解和相似的普泛原則而成的，那麼，誰若願意推敲他所觀察的情形，便不免要研究這種普遍現象是由那一層主要法則，由那一些基本的價值觀念而產生的，如果他的結論是說他所看見的人——並不是那些聚集於醫院，養育院，和殘廢院這類地方的人，而是那些大家公認為健全無恙的人！——大半都是不

及健全的標準，或是不足爲人的條件，（這就是說，他們身體的發育既不完全，其官能又非仗着人爲的輔助不能維持）；如果他覺得他們對於自己的不健全好像并不十分介意，他也許會願意知道他們造成他們的思想與觀念的環境是什麼性質。他們動輒說他們自己『很好』，或是說『很健康』，無非是因爲他們還不要醫生的診治，或是因爲他們還沒有躺在病榻上，這豈不奇怪。他們對自己所發的疑問不是『我當真很健康很好嗎？』而是『我是否能作我的事情，能走，能出外買東西，能照管家庭，能飲食如常呢？』他們只要對於這個問題能夠回答一聲『是的』，便說他們是很健康，心裏一點也不會覺得這是欺人的話。

那麼，在現在這些人當中，顯然沒有嚴格的健康標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縱或有之也是低得可憐。

官能的缺陷與身體的不健全已經不能妨碍大家自命爲健全了，別人也不會因此便不認爲他們是不錯，健康。即令關於擇配這件重要的

事情，也是如此——其他比較不重要的事情當然更不知要如何的視爲常事了！站起來，笑一笑，動一動你的四肢，表明牠們還是聯接着的，還是可以動作的，這就夠了。至於無數的毛病，無數的缺點，大家却完全不管了。

道德的敗壞現在還有人貶責。關於生理的病態，却是舉世的人都漠不關心。在一般最足以反映現代精神的流行小說裏，女主角之拒絕一個求愛者總不是因爲他有假牙齒或是時常消化不良，或是血管脹大——‘這些事情太普遍了，誰也不會提及的’——而是因爲他『自私』，或是沒有俠氣，或是『太不鄭重』了。她所要的男子也許不如她所拒絕的男子那麼健康，解剖起來也許沒有他那麼發育得完全。他也許官能失其常態，也許有兩三個假牙齒，舌上帶胎——總之，他的生命力也許是在各方面都不如她所拒絕的那個男子那樣充足；然而她注重他的『心靈』，這是很時髦的說法；而且每個讀者都很滿足，認爲她的行爲是再適當沒有的了。

所以，我們的思想的風氣是一種完全注重精神方面的風氣，嚴重的標準都是心靈方面的標準，身體的重要與健全問題幾乎完全沒有人顧及。我們舉一個例吧，關於身體的不健全，『良心的刺責』這幾個字在現在這個時代簡直就用不上，這豈不是一樁有趣的事？千百年的道德化的進步終於弄得「良心刺責」完全限於心靈方面與道德方面。只要說一聲某某「沒有辦法」，馬上就可以止住人家的批評和厭惡。單只這一點就足以表明我們的眼光是何等的純粹偏於道德了。一般人對於自己鑲着假牙齒或是習以為常的用人為的方法輔助他們的官能這類事情，都是最不以為恥的。

關於這些事情，近代的文明世界舉世的人都是取着一致的行徑，於是我們便不由得推到一個結論，認定這種現象是由於社會上一般人所共有的幾種主要的根本價值觀念而產生的。由這些價值觀念引出來的一致態度的性質，我們便不得不有進一步的推論，認定牠們至少必有兩種很確定的理論——(a)偏重心靈的價

值，(b)輕視身體方面。這兩種原則是互相因果的。更確切一點說，牠們一定是不僅教人類常把心靈看得比身體高一層，還要教他們評定人的品格的時候根本把身體方面置之不管。

上面所說的歷程并不是憑空捏造，我們之推到這個結論，只是由我們所看見的結果而判斷罷了。但是我們若從事於歷史事實之考查，研究那些價值觀念究竟是否曾經造成歷來的人那種偏重精神的風氣，那麼，不僅我們的懷疑完全證實了，我們還可以切實指明我們所斷定其存在的價值觀念總合而成的理論的主體之所在。

我們把這個目的達到了之後，雖然還可以把我們日常所見的種種結果認為憾事，却不應該再覺其可驚了。實在說起來，在那種環境之下，我們若不墮落，或是停止墮落，那才真是可為詫異哩。所足奇者，并不是我們怎麼會成了這樣一個墮落衰弱的民族，而是我們之變成這樣一個民族怎麼會要經過這麼多年代！

假使不是我們的價值觀念在許多年代之中

隨時使我們離開那些關於身體方面的嚴格標準，我不相信我們會變成現在這樣；現在一般人對於身體方面的缺陷之放任與漠視的風氣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這樣普遍。一個民族終究是要作牠的價值觀念的反映的。價值觀念有如鑄模，民族有如錢幣。從錢幣的面上就可以推知鑄模的樣子。從近代英國人的面上，我們就可以推知他們的價值觀念了。

進一層說，這些價值觀念在一般人心中一定是根深蒂固，把他們的見解型成了而使之不自覺其心理狀態之來源何在。窮其根源，這些價值觀念最初還是由於一個大宗教而產生的，但是現在一般最不信宗教的人們也和這些信教的人們同樣的守着上面所說的那種偏重精神的風氣：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了。有許多人在宗教的觀點上說是不相信靈魂的了，但是他們對於自己和別人的身體方面的毛病都不以為意，這就足以證明他們是不知不覺的為同樣的風氣所影響了。他們甚至還不肯將他們的見解與任何價值觀念并為一談，自命為與眾不同——有